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師 白護衛喬妝逢俠客

且說倪忠接取家眷去後，又生出無限風波，險些兒叫太守含冤。 你道如何？只因由京發下一套文書，言有馬強家人姚成進京上告太守倪繼祖私行出遊，詐害良民，結連大盜，明火執仗。今奉旨：「馬強提解來京，交大理寺嚴訊。太守倪繼祖暫行解任，一同來京，歸案備質。」倪太守遵奉來文，將印信事件交代委署官員，即派差役押解馬強赴京。倪太守將眾人遞的狀態子案卷俱備帶好，止於派長班二人跟隨來京。

一日來到京中，也不到開封府，因包公有師生之誼，理應迴避，就在大理寺報到。文老大人見此案人證到齊，便帶馬強過了一堂。馬強已得馬朝賢之信，上堂時一味口刁，說太守不理民情，殘害百姓，又結連大盜竄夜打搶，現有失單報縣尚未七獲。文大人將馬強帶在一邊，又問倪太守此案的端倪原委。倪太守一一將前事說明：如何接狀；如何私訪被拿兩次，多虧難女朱絳貞、義士歐陽春搭救；又如何捉拿馬強惡賊，他家有招賢館窩藏眾寇，至五更將馬強拿獲立刻解到；如何升堂審訊，惡賊狡賴不應。「如今他暗暗使家人赴京呈控，望乞大人明鑒詳查，卑府不勝感幸。」文彥博聽了，說：「請太守且自歇息。」倪太守退下堂來。老大人又將眾人冤呈看了一番，立刻又叫帶馬強。逐件問去，皆有強辭較賴。文大人暗暗道：「這廝明仗著總管馬朝賢與他作主，才橫了心不肯招承。惟有北俠打劫一事，真假難辨。須叫此人到案作個硬證，這廝方能服輸。」吩咐將馬強帶去收禁，又叫人請太守，細細問道：「這北俠又是何人？」太守道：「北俠歐陽春，因他行俠尚義，人皆稱他為北俠，就猶如展護衛有南俠之稱一樣。」文彥博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這北俠決非打劫大盜可比。此案若結，須此人到案方妥。他現在那裡？」倪繼祖道：「大約還在杭州。」文彥博道：「既如此，我明日先將大概情形復奏，看聖意如何。」就叫人將太守帶到獄神廟好好看待。

次日，文大人遞摺之後，聖旨即下，欽派四品帶刀護衛白玉堂訪拿歐陽春，解京歸案審訊。錦毛鼠參見包公，包公吩咐了許多言語，白玉堂一一領命。辭別出來，到了公所，大家與玉堂餞行。飲酒之間，四爺蔣平道：「五弟此一去見了北俠，意欲如何？」白玉堂道：「小弟奉旨拿人，見了北俠，自然是秉公辦理，焉敢徇情。」蔣平道：「遵奉欽命，理之當然。但北俠乃尚義之人，五弟若見了他，公然以欽命自居，惟恐歐陽春不受欺侮，反倒費了周折。」白玉堂聽了，有些不耐煩，沒奈何問道：「依四哥怎麼樣呢？」蔣爺道：「依劣兄的主意，五弟到了杭州，見署事的太守，將奉旨拿人的情節與他說了，即叫他出張告示，將此事前後敘明；後面就提五弟，雖則是奉旨，然因道義相通，不肯拿解，特來訪請。北俠若果在杭州，見了告示，他必自己投到。五弟見了他，以情理相感，他必安穩穩隨你來京，決不費事。若非如此，惟恐北俠不肯來京，倒費事了。」五爺聽了，暗笑蔣爺軟弱，嘴裡卻說道：「承四哥指教，小弟遵命。」飲酒已畢，叫伴當白福備了馬匹，拴好行李，告別眾人。盧方又諄諄囑咐：「路上小心。到了杭州，就按你四哥主意辦理。」五爺只得答應。展爺與王馬張趙等俱各送出府門，白五爺執手道：「請。」慢慢步履而行。出了城門，主僕二人扳鞍上馬，竟奔杭州而來。在路行程，無非「曉行夜宿，渴飲饑餐」八個大字。沿途無事可記。

這一日來到杭州，租了寓所，也不投文，也不見官，止於報到：一來奉旨；二來相諭要訪拿欽犯，不准聲張。每日叫伴當出去暗暗訪查，一連三四日不見消息。只得自己喬妝改扮了一位斯文秀才模樣，頭戴方巾，身穿花氅，足下登一雙厚底大紅朱履，手中輕搖泥金折扇，搖搖擺擺，出了店門。

時值殘春，剛交初夏，但見農人耕於綠野，遊客步於紅橋，又見往來之人不斷。仔細打聽，原來離此二三里之遙，新開一座茶社，各曰玉蘭坊，此坊乃是官宦的花園，亭榭橋樑，花草樹木，頗可玩賞。白五爺聽了，暗隨眾人前往。到了那裡，果然景致可觀。有個亭子，上面設著座位，四面點綴些巉岩怪石，又有新堂圍繞。白玉堂到此，心曠神怡，便在亭子上泡了一壺茶，慢慢消飲。意欲喝點茶再沽酒，忽聽竹叢中浙瀝有聲。出了亭子一看，霎時天陰，淋淋下起雨來。因有綠樹撐空，陰晴難辨。白五爺以為在上面亭子內對此景致，頗可賞雨。誰知越下越大，遊人俱已散盡，天色已晚。自己一想離店尚有二三里，又無雨具，倘然再大起來，地下泥泞，未免難行，莫若冒雨回去為是。急急會鈔下亭，過了板橋，用大袖將頭巾一遮，順著柳樹行子冒雨急行。猛見紅牆一段，卻是整齊的廟宇。忙到山門下避雨，見匾額上題著慧海妙蓮庵。低頭一看，朱履已然踏的泥污，只得脫下。才要收拾，只見有個小童手內托著筆硯，只呼「相公相公」，往東去了。忽然見廟的角門開放，有一年少的尼姑悄悄答道：「你家相公在這裡。」白五爺一見心中納悶。誰知小童往東，只顧呼喚相公，並沒聽見。這幼尼見他去了，就關上角門進去。

五爺見此光景，暗暗忖道：「他家相公在他廟內，又何必悄悄喚那小童呢？其中必有閻味。待我來。」站起身來，將朱履後跟一倒，他拉腳兒穿上，來到東角門，敲戶道：「裡面有人麼？我乃行路之人，因遇雨天晚，道路難行，欲借寶庵避雨，務乞方便。」只聽裡面答道：「我們這廟乃尼庵，天晚不便容留男客，請往別處去吧。」說完，也不言語，連門也不開放。白玉堂聽了，暗道：「好呀！他廟內現有相公，難道不是男客麼？既可容得他，如何不容我呢？這其中必有緣故了。我倒要進去看看。」轉身來到山門，索性把一雙朱履脫下，光著襪底，用手一摸衣襟，飛身上牆，輕輕跳將下去。在黑影中細細留神，見有個道姑，一手托定方盤，裡面熱騰騰的菜蔬，一手提定酒壺，進了角門。有一段粉油的板牆也是隨牆的板門，輕輕進去。白玉堂也就暗暗隨來，挨身而入。見屋內燈光閃閃，影射幽窗。五爺卻暗暗立於窗外。

只聽屋內女音道：「天已不早，相公多少用些酒飯，少時也好安歇。」又聽男子道：「甚的酒飯！甚的安歇！你們到底是何居心？將我拉進廟來，又不放我出去，成個什麼規矩，象個什麼體統！還不與我站遠些。」又聽女音說道：「相公不要固執。難得今日『油然作雲，沛然下雨』。上天尚有雲行雨施，難道相公倒忘了雲情雨意麼？」男子道：「你既知『油然作雲，沛然下雨』，為何忘了『男女授受不親』呢？我對你說，『讀書人持躬如圭璧』，又道『心正而後身修』。似這無行之事，我是『大旱之雲霓』，想降時雨是不能的。」白五爺窗外聽了，暗笑：「此公也是書癡，遇見這等人還合他講什麼書，論什麼文呢個？」又聽一個女尼道：「雲霓也罷，時雨也罷，且請吃這杯酒。」男子道：「唔呀！你要怎麼樣？」只聽噹啷一聲，酒杯落地，砸了。尼姑嘆道：「我好意敬你酒，你為何不識抬舉？你休要咬文嚼字的。實告訴你說，想走不能！不信，給你個對證看。現在我們後面，還有一個臥病在牀的，那不是榜樣麼？」男子聽了，著急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們這裡是要害人的。吾要嚷了呢！」尼姑道：「你要嚷，只要有人聽的見。」男子便喊道：「了不得了！他們這裡要害人呢。救人呀，救人！」

白玉堂趁著喊叫，連忙闖入，一掀軟簾，道：「兄臺為何如此喉急？想是他們奇貨自居，物抬高價了。」把兩個女尼嚇了一跳。那人道：「兄臺請坐。他們這裡不正經，了……了不得的。」白五爺道：「這有何妨。人生及時行樂，也是快事。他二人如此多情，兄臺何如此之拘泥？請問尊姓。」那人道：「小弟姓湯名夢蘭，乃揚州青葉村人氏，只因探親來到這裡，就在前村居住。可巧今日無事，要到玉蘭坊閒步。恐有題詠，一時忘記了筆硯，因此叫小童回莊去取。不想落下雨來，正在躊躇，承他一番好意，讓我廟中避雨。我還不肯。他們便再三拉我到這裡，不放我動身，甚的雲咧雨咧，說了許多的混話。」白玉堂道：「這就是吾兄之過了。」湯生道：「如何是我之過？」白玉堂道：「你我讀書人，待人接物，理宜從權達變，不過隨遇而安，行雲流水。過猶不及，其病一也。兄臺豈不失於中道乎？」湯生搖頭道：「否，否。吾寧失於中道。似這樣隨遇而安，我是斷斷乎不能為也！請問足下安乎？」白玉堂道：「安。」湯生嗔怒道：「汝安，則為之。我雖死不能相從。」白玉堂暗暗贊道：「我再三以言試探，看他頗頗正氣，須當搭救此人。」

誰知尼姑見玉堂比湯生強多了，又見責備湯生，以為玉堂是個憤家，頓時就把柔情都移在玉堂身上。他也不想玉堂從何處進來的，可見邪念迷心，竟忘其所以。白玉堂再看那兩個尼姑，一個有三句，一個不過二句上下，皆有幾分姿色。只見那三句的連忙執壺，滿斟了一杯，笑容可掬，捧至白五爺跟前，道：「多情的相公，請吃這杯合歡酒。」玉堂並不推辭，接過來一飲而盡，卻哈

哈哈大笑。那二句的見了，也斟一杯近前，道：「相公喝了我師兄的，也得喝我的。」白玉堂也便在他手中喝了。湯生一旁看了，道：「豈有此理呀，豈有此理！」

二尼一邊一個伺候玉堂。玉堂問他二人，卻叫何名。三句的說：「我叫明心。」二句的說：「我叫慧性。」玉堂道：「明心明心，心不明則迷；慧性慧性，性不慧則昏。你二人昏迷昏昏，何時是了？」說著話，將二尼每人握住一手，卻問湯生道：「湯兄，我批的是與不是？」湯生見白五爺合二尼拉手，已氣的低了頭，正在煩惱。如今聽玉堂一問，便道：「誰呀？呀！你還來問我。我看你也是心迷智昏了。這還了得。放肆！豈有呀，豈有此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只見兩個尼姑口吐悲聲，道：「噯喲！喲！疼死我也。放手，放手！禁不起了。」只聽白玉堂一聲斷喝道：「我把你這兩個淫尼！無端引誘人家子弟，殘害好人，該當何罪？你等害了幾條性命？還有幾個淫尼？快快進來。」二尼跪倒，央告道：「庵中就是我師兄弟兩個，還有兩個道婆，一個小徒。小尼等實實不敢害人性命。就是後面的周生，也是他自己不好，以致得了弱症。若都似湯相公這等正直，又焉敢相犯，望乞老爺饒恕。」

湯生先前以為玉堂是那風流尷尬之人，毫不介意；如今見他如此，方知他也是個正人君子，連忙斂容起敬。又見二尼哀聲不止，疼的兩淚交流，湯生一見，心中不忍，卻又替他討饒。白玉堂道：「似這等的賊尼，理應治死。」湯生道：「『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』。請放手吧。」玉堂暗道：「此公孟子真熟，開口不離書。」便道：「明日務要問明周生家住那裡，現有何人，急急給他家中送信，叫他速速回去，我便饒你。」二尼道：「情願，情願。再也不敢阻留了。老爺快些放手，小尼的骨節都碎了。」五爺道：「便宜了你等。後日俺再來打聽，如不送回，俺必將你等送官究辦。」說罷，一鬆手，兩個尼姑紮煞兩隻手，猶如卸了撻子的一般，踉踉蹌蹌，跑到後面藏躲去了。湯生又從新給玉堂作揖，二人復又坐下攀話。

「忽見較簾一動，進來一條大漢，後面跟著一個小童，小童手內托著一雙朱履。大漢對小童道：「那個是你家相公？」小童對湯生道：「相公為何來至此處？叫我好找。若非遇見這位老爺，我如何進得來呢。」大漢道：「既認著了，你主僕快些回去吧。」小童道：「相公穿上鞋走吧。」湯生一抬腿道：「我這裡穿著鞋呢。」小童道：「這雙鞋是那裡的呢？怎麼合相公腳上穿著的那雙一樣呢？」白玉堂道：「不用猶疑，那雙鞋是我的。不信，你看。」說畢，將腳一抬，果然光著襪底兒呢。小童只得將鞋放下，湯生告別，主僕去了。

未知大漢是誰，下回分解。